

都市禁
情

惊悚游戏

JING SHONG YOU XI

暗夜 / 著

妖冶的玫瑰盛开在城市的后花园，

魅惑的香气吻过心头凛冽的情欲纠缠。

一局错乱的谋杀，一段销魂的相思，一场刻骨的痴恋。

谁的惊鸿一瞥，让你在沉睡千年的墓中惊醒。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阿芙洛狄忒(Aphrodite),

古希腊神话人物, 爱与美的女神。

罗马神话中称之为维纳斯(Venus)。

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用玫瑰象征他们的爱神。

- ◎红玫瑰——热恋、深爱着你
- ◎粉玫瑰——初恋、感动、爱的宣言
- ◎白玫瑰——纯纯的爱、尊敬、高贵
- ◎黄玫瑰——纯洁的友谊、褪去的爱、道歉
- ◎黑玫瑰——黑暗、挑战
- ◎紫玫瑰——忠诚、思念

都市
MUSIC
迷情
禁

惊悚游戏

JING SONG YOU XI



暗夜 / 著

妖冶的玫瑰盛开在城市的后花园，
魅惑的香气吻过心头凛冽的情欲纠缠。
一局错乱的谋杀，
一段销魂的相思，
一场刻骨的痴恋。
谁的惊鸿一瞥，
让你在沉睡千年的墓中惊醒。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惊悚游戏/暗夜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 11

ISBN 978-7-221-09125-3

I. ①惊… II. ①暗…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8677号

惊悚游戏

作 者	暗 夜
责任编辑	杜培斌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1/32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8
定 价	22.00元

目录

Content

■ 血咒文身/1

她惊恐地瞪着眼睛，张开了手，手中是一根亮闪闪的钢针。接着她疯了一般地脱掉了上衣——铺满了刺青字迹的上半身便暴露在他的面前。那光滑肌肤上刺满的青色文字仿佛一道道邪恶的咒语。

■ 死亡信使/12

方敬言感觉浑身的血液都成了热油。“我爱你，永远爱你。”他充满激情地说。“别说话，让我快乐就行。”她说着脱掉内裤坐了上来，方敬言再次陷入同一条河里，急流裹挟着他向未知的地方冲去，他身不由己，完全失去了控制。

■ 白灵幻影/23

李豫像被人放了血似的跌坐在地上，脑子里一片空白。坟墓里是自己刚刚离世的生身母亲，身边是和自己上过床的亲妹妹。李豫觉得这一切真的就无法面对了。

■ 深水鱼缸/34

房间里弥漫着古怪的香熏味道，让他觉得头隐隐地疼。卧室的窗户上贴着一幅大大的画：一个全裸的英俊男子挑逗地摆弄着生殖器。画里的男人，竟然是自己，被人用移花接木的方法换了脑袋。

■ 轮回之蛊 /43

杜衡认识她的时候，她正纠缠在一场最终让她体无完肤的俗套的三角恋故事中，杜衡在认识她的第三天，就请她一起去日本。四月樱飞的东京街头，他突然掏出一只镶着硕大粉红钻石的戒指。

■ 牛奶说话 /53

难道，连环真的是自杀？那火车票是怎么回事？牛奶里又怎么会加糖？云乔脑子乱糟糟地想不出头绪。外面有人开门的声音，云乔把信塞进口袋，挂回西装。

■ 纯蓝梦魇 /63

许斯哲给我最温柔的爱抚，当潮水漫延过我的身体，身体的高涨逐渐退落时，我开始郁悒。我要的不过是这宁静的幸福，戚晓云，你看见了，许斯哲爱上了我，准备与我纠缠此生。

■ 玫瑰夫人 /73

玫瑰们享用了“尤美汤”、“妙桐汤”，还有“乐瑶汤”，它们大概也晓得如今自己的姿色无人能敌，于是均卖力地生长着，似要长出最妖媚的体态来。每次阿锐提着一桶桶肉汤走入花圃，它们便有了灵性。

■ 错身疑云 /82

庄晓清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冷笑着“霍思汀，你怎么不记得了？你丈夫抛弃了你，你就把怨气发泄在女儿身上，把她活活闷死。你没有丈夫和孩子了，于是就四处流窜，又杀死三个孩子。世上没人会同情你的！”

■ 提线木偶 /92

扶摇不顾一切地抓起他的手，紧贴面颊，慢慢往下滑动，掠过脖子，在锁骨上徘徊。扶摇微闭双眼，长长的睫毛颤抖着，鼻息变得灼热。她的舌尖在嘴唇上游移，像一只窥探的眼睛。

■ 密室纠葛/102

我爱优希，她光洁的脚蹼似能踩出白莲般的梦境，让你沉沦后不愿醒来，甚至她肚脐眼上方那颗微微凸起的黑痣亦被我吮吸过千百遍，在我迷糊的脑海中一直盘旋着优希线条精细的乳房以及弯腰时侧腹姣好的皱褶。如今它却要属于和我有血缘关系的一个老头子了。

■ I 空间记/112

隋元朗努力地睁大眼睛，妻坐在粉色的床单上冲着他古怪地笑着，红色的蕾丝睡衣、细小的吊带、蜜色的皮肤、漂亮的锁骨、蛊惑的叫声——根本不是一个孕妇应该有的姿态！隋元朗恐怖地狂叫着，用尽所有的力气冲出家门，全然不顾身后妻的叫唤。

■ 泥香飞舞/122

一张脸突然出现在对面，那张脸是倒悬的，下颌向上扭动，长长的头发垂在地面。阎玉环一动不动地趴在床下，目瞪口呆，良久，她才分辨出，那浮肿的青灰色眼脸、微微痉挛的嘴唇，是堂姐阎水晶。

■ 爱过悬崖/132

不过，毕竟是最后一次了，许笙还是很配合地把一切按程序做了一次，陪着邹盈入浴，然后在轻柔的音乐中解开她的衣服……只是巅峰不再像从前一样，只要努力就会到来，结尾的时候有些不尽如人意。

■ 苏醒蔓延/141

梁松落的欢爱成了难事，不论胜衣的双唇怎样柔滑。器官此时比心更忠实。胜衣问“你心里可是有了别人？”他说“怎么可能，也许工作太累。”他的口唇迁就地顺着胜衣的肌肤吻去，而他却看见江春颜胸前的红色胎记。他软绵无力。

■ 离婚协议/150

在苏柔柔那里只有疲惫，当然有时也会有欲望，就像玻璃橱窗里的展览品，兴奋、疑虑、冲动，一件件很清楚。也许太有条理了，唯独缺乏易燃易爆物，所以就差这一点，和绿棠是不同的。

完美杀局/160

景云浩将我重新送回到床上，我却搂住他的脖子不放，他的嘴唇离我只有0.1毫米，他的睫毛扇面一般，几乎要扑到我的眼睛上。真是个好看的男人，他怎么会长得这么好看？我轻轻地吻他，云浩的唇不像梦中那样冰冷，有一股清苦的香。

杀妻迷情/170

她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呆住了，一下子感到天旋地转：厨房里全被漆成了红色——墙壁上、天花板上、窗户上都是红的，连电灯的光都是红的！鲜艳的红色，血淋淋的红色，这里简直就是地狱！

蝴蝶飞舞/181

他恨她，她让他清醒，时刻看到自己的卑微和惶恐；他又欣赏她，她拥有大型猫科动物的气质——优雅、聪明、残酷，他本能地感觉到她是自己的同类；他可能还有点儿喜欢她，如果说蝴蝶是《天鹅湖》里清纯美丽的奥杰塔公主，董嘉宁就是黑天鹅阿黛尔——那个神秘妖艳的魔女。

换妻派对/190

参加第一次活动时，就会有人发给你一个号码牌，这牌子可不是一般的牌子，有防伪标识呢，所以，什么人想混进来，可没那么容易。进了森森，我们就和犯人一样，不叫名字，只叫号了。

血色婴形/200

他只记得她披散的发，迷离的眼，火热的唇。她动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似着了火般歇斯底里地疯狂动荡；她静的时候，连时间，也停止了呼吸。前所未有的心动。仅仅是回想，却又令他身体的某一部分蠢蠢欲动。

午夜来电/210

那晚他和夏真真配合得异常和谐，她是个保守的女人，在没找到爱人之前不肯和男人轻易做爱，身体已经寂寞了几个月。孟潇为她的寂寞感到自责。

■ 血感甜蜜 /219

在我曾经睡得香甜不知觉醒的深夜里，他悄无声息地带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回来，她被他灌醉了，或者下了药，他把她放进浴缸，剥干净她的衣服，冲干净她的身体，然后像一个真正的吸血鬼那样，俯身吻她的脖子，让血牙刺破她的血管，然后拼命地吮吸……

■ 欲望魔鬼 /229

他最近总用一块红布把女孩的脸蒙起来，用核桃把她的嘴塞起来，通过她面部肌肉的痉挛传导到红布上细微的震动，通过她含糊不清的呻吟来想象揣摩她的感受。

■ 友谊楼 /239

在那些窄细的门缝里，人们看见庄静昆抹着红嘴唇，涂着腮红，穿着高得让人忘记呼吸的红色漆皮高跟鞋，笃笃笃地从门缝边走过去，带着一阵妖艳的香风消失在楼梯的拐角处。

血咒文身

在巨大的落地镜里，在他的后背上，布满了青色的字。密密麻麻的都是同一句话……是写在那间屋子墙壁上的那句——我绝不会原谅你！

诅咒

“你是什么时候在你身上发现这些东西的？”心理医生看着她的身体，问道。

“可能……从住进去的第二天。”她回答。

“它们是每天都在增加吗？”

“不，但确实越来越多了。”

“你相信屋子前主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吗？”

“相信。这是那间屋子的诅咒。”

租房

两个星期前。

“虽然是这里的最后一间房间，而且也比较老旧，但是稍稍装修一下还是不错的，”房东微笑着打开公寓的门，“你们可以先看看再做决定。”钟诚看了看妻子，看到她眼中清楚地写着无奈。他把宽大的衣物箱放下，跟着房东走了进去。

屋里有些阴暗，同时弥漫着一股陈旧的味道。因为房间一直密闭，空气也有点暖暖的。对着正门，客厅的尽头有一扇窗户，午后的阳光透过蒙尘的玻璃射进来，似乎也变得有些污浊了。钟诚站在屋子中央，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看着四周墙壁上的东西。

他的心一紧——这里也被烧过了。墙壁上如同树皮般剥落的墙皮和那些不规则的，看起来使人毛骨悚然的黑色印记，都显示着这里曾发生过一次不小的灾难。“这些是被烧过的痕迹。”房东看见他疑惑，赶忙说道，“在你们来之前，这里曾发生过一起纵火案——”他停了一下，看着钟诚的眼睛，“屋主在这里自杀了。”

钟诚回过头，看见妻子苏曼站在门口，正瞪大眼睛看着他们。“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和你说说这件事。”房东说，“你们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住。”钟诚点点头。

“这房子原来的主人也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关系不太好，丈夫生性多疑，总是怀疑妻子在外面有外遇，因此他采取了一些极端的方法……”房东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的苏曼，“那就是在他妻子的身上刺字——在她的全身，都刺满了污秽的文字。那个妻子最后就疯了，听后来被逮捕的丈夫说，她自焚是想烧掉身上的字。

这件事当时在镇上成了大新闻。你应该知道。”

“我们是一年前才搬来这个镇子的。”

“哦……”房东点点头，“这场火灾发生在……啊，好像都三年了，时间真快啊。”他呵呵地笑了笑。“如果你们愿意，我明天叫人把房间重新整理一下。可如果不中意的话，我这里实在是没有其它房间了。”

钟诚看了看自己的妻子：“我们现在找不到其它的房子了。”

“那么……”

“我们住。”钟诚无奈地说道。

苏曼走到窗子旁，看着墙壁上斑驳的印记。由于当时火势的不稳定，墙壁上的表皮脱落得一块一块的。她的目光停留在身下一尺左右的地方，那里有一块巴掌大的墙皮并未剥落，上面隐约浮现着一些蓝色的东西。就着窗外微弱的阳光，她好奇地弯下身去看。

那是一行字，似乎是用颜料笔写上去的，但是看上去有些模糊不清。

“我……绝不会……原谅……”她仔细辨认着，然后低声念了出来。

“怎么了？”房东走过来问道。

“这个。”她指了指那行字。

房东眯着眼看了一会儿。“可能是屋主人写上去的吧，这对夫妻俩都有点那个。”他说着把钥匙递给钟诚，“如果你们打算长住的话，房租按年结算。”

温情

当晚，两人简单地打扫了房间，从屋子角落把一些灰烬扫出来，并换掉了卧室床上的被褥。睡前苏曼按照一直以来的习惯喝了

杯牛奶，然后两人早早关灯了。

“还好卧室没有被烧到。”钟诚搂着她说。

“对不起。”

“怎么了？”

“如果……”她有些颤抖，“如果我没有忘记把电熨斗从衣服上拿下来，那我们也不会——”

“别说了，”他打断了她，“现在也挺好。”

她静下来，听着他的呼吸声。“可这里竟然也被烧过……”她想着房东告诉他们的事。

“这和你的职业不太相符吧，”他说，“一个正宗的护士可不应该疑神疑鬼。”

苏曼正要说什么，床边的电话响了。她爬起来接——由于工作原因，她的手机必须保持二十四小时开机。

“我得去医院，有个病人加急。”苏曼挂了电话。

“用我送你吗？”他问。

“不用了。”她无奈地笑笑。收拾好，然后急匆匆地出门了。

钟诚摸着身边还留有余温的空位，叹了口气。一年前他们搬来这个镇子，苏曼在这里找到了在医院的工作，而他也安然地做着自由撰稿的职业。他们在镇上买了一间价格合适的房子。

一切都很好，表面看上去是这样——直到那只电熨斗引起的火灾。当消防队到来时，他们的屋子已经面目全非了。他和她只抢救出部分贵重的东西。

变化

第二天早上钟诚醒来时身边的位置仍然空空的。洗漱过后，他走出门迎接搬来这里后的第一个早晨。他站在门外长长的露天走廊

上，做着深呼吸。

下雾了，清晨的阳光被雾气所遮挡，仅仅透过来一丝清淡的黄色。街上的行人不多，整个镇子笼罩在灰色的宁静之中。这时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地从雾气中驶出，继而停在了公寓楼的门口。透过淡淡的雾气，他看见苏曼从轿车上走下来，微笑着同车里的人道别。

“你今天被同事送回来的？”当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钟诚装作不经意地问。

“是啊，因为看我有点累，所以送我回来——”她停下来，看着他。半晌，她笑了笑，叹了口气。“医院里的事情太多了。”

下午房东找人来修整他们的屋子，在墙壁上贴上了印有樱花图案的墙纸，总算把那些触目惊心的痕迹覆盖了。

当晚，钟诚没有拥着她入睡。他背对着她，看起来有些疲惫。在一杯牛奶过后，她像往常一样很快入梦了。她认为牛奶可以有助于睡眠，在她的一直坚持下，每晚一杯确实使她睡得很好。

樱花图案

屋里的光线有些昏暗。她站在客厅中间，茫然地看着手里的东西——那是一把裁纸刀。

她轻轻地把开关推上去，锋利的刀片滑了出来。她想打开客厅的灯，但是身体却不由自主地朝着一个方向走过去——那块留有字迹的墙壁的方向。新的壁纸把那个痕迹覆盖住了。她蹲下来，摸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将刀子猛地刺了下去。壁纸破开了，她抓住然后撕开，墙壁露了出来。昏暗的光线下，她轻轻地摸着那写满模糊字迹的冰凉的墙壁。

我绝不会原谅……

这时有些东西落下来了，像雨一样落在她的头上肩上，轻盈，

而又紧紧地贴着她。她模糊地想到樱花——客厅里的壁纸上就画满了樱花——那种有着淡淡颜色的轻盈的东西。她扬起头，却看到那满屋飞舞着的，并不是花瓣——而是一片片漆黑的，燃烧后的灰烬。她一下子惊醒，大汗淋漓。她喘息着环视周围，一切都沉浸在黑暗中，显得安静有序。她看着黑暗中安稳沉睡着的他，然后深深地吐了口气。

文身

第二天她离开家的时候钟诚还在睡。他仍然是昨晚睡下去的姿势，背对着她，仿佛这一晚他根本没有动弹过。

医院离公寓有一段距离。镇上的人口不多，不会发生大城市里乘客拥挤或者交通堵塞的事情，因此她每天清晨都可以伴随着镇子那宁静的呼吸坐上去往医院的公车。她坐在颠簸的车里，看着窗外因雾气而迷蒙的景色。似乎自从搬到这里后，这样的灰蒙蒙的天气就开始了。

她开始想他，心中伴随着愧疚。一个人犯的错误却要两个人去弥补，这样的状况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她觉得自己无时无刻都在谴责着自己。那场因为疏忽而导致的火灾毁了她和他的生活……虽然他表现得很平静，但她知道他那样做只是在安抚自己的情绪。

去往医院的路上，她不断去抓左肩膀——那里感觉有些痒。到了医院，换工作服的时候，她从柜子里拿出止痒水。现在是春天，竟然也有蚊子开始活动了。她想着回到家要在房间里打些驱蚊剂。她在镜子前褪去上衣，把止痒水的喷头移过去……然后她停住了。

她的眼睛和嘴大张着，目光停留在左肩上，盯着那上面的东西。她的手慢慢地松开，止痒水瓶掉在地板上，破碎了。

古怪

傍晚，苏曼一身疲惫地从医院回到家。她带回了一些同事们捐送给她的物品，钟诚看了看，就放在了一边。

“那是你弄的么？”吃晚饭的时候，钟诚突然问。

她抬起头来看着他，显得很疲惫。“什么？”

钟诚指了指靠窗子的那块墙壁，然后继续吃着。

她放下碗筷，走到窗边——低下头去……她愣住了，下面的那块墙壁破了个大口子——壁纸被人撕开了，长长的一道，像是咧开的嘴，又像是撕裂了的皮肤。那块写着模糊字迹的部分露了出来。她慢慢地退回到了饭桌前，心事重重地向着他摇摇头。吃完饭，钟诚给她热了牛奶，她喝过后早早便睡下了。这晚，钟诚仍然没有拥她入睡。

时间以相对的速度行进着，苏曼仍然会在晚上接到科里的电话而匆忙离家，有时第二天会坐着同事的车回来。只是从那天起，苏曼的行为开始变得有些古怪——开始入夏了，但是她却开始穿那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衣服；有时，她会蹲在那块写着字的墙壁旁看上半天。

这些钟诚都不太关心。他也变得心事重重。自从住进了这里之后，两人似乎开始慢慢地变得沉默，虽然表面看来平淡，但有什么悄悄地发生了。

自我暗示

“你知道吗？”心理医生说道，“心理学中常常提到‘暗示’这个概念。可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时时刻刻都在接受各种各

样的信息。有些信息是我们有意识注意到的，并且接收下来的；有些信息是我们在不经意中接收过来并做出反应的，这样是一个广义的‘暗示’。”

她想了想，慢慢地点点头：“或许是这样吧……可能是我想得太多了。听到房东说起屋子前主人过去的经历之后，我一直在想那些事情。”

“那么，你是否曾经站在那个被浑身刺满文字的妻子的立场上去谴责那个多疑的丈夫？或者是想象过那个妻子满身文字时的痛苦？”

她看着心理医生好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医生也点点头：“实际上我认为，你是在自我暗示下做了那些事情……这种事很常见，你听到件可怕的事之后，你的潜意识和它发生了共鸣，于是，你的另一种人格在非理智状态下就去行动了……也就是说，这些字是你自己刺上去的！”

“你和你丈夫之间一定还有其它的事情吧？我希望你告诉我更多的信息，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满着各种影响心理的因素，我需要你告诉我更多你们的事。”

“我们搬过去的主要原因是我……”她缓缓地说，“都怪我……我忘记把电熨斗拿下来，结果着火了……虽然 he 不说，但我知道，其实 he 一直在怪我。”

背叛

苏曼回到家，钟诚已经睡了。她给自己热了杯牛奶，然后轻轻地上床。半夜，她又做梦了，墙上的樱花瓣飞舞着，飞得满屋都是，落在她的身上——她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站在客厅里。感觉到手中冰凉，月光下她低头看去，接着惊叫起来。